

葉聖陶文集

葉聖陶文集

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葉 聖 陶 文 集

第 三 卷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932 字數 248,000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3 $\frac{1}{8}$ 插頁 2

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5430 冊

定價 (3) 1.90 元



一九二一年作者和茅盾(右坐者)、
郑振铎(左)合影

第三卷說明

本卷共收十一篇短篇小說与长篇《倪煥之》。

《李太太的头发》、《某鎮紀事》是1928年、1929年的作品，曾收入1931年出版的《脚步集》。

《席間》、《秋》是1932年的作品，前一篇曾收入1936年出版的《圣陶短篇小說集》，后一篇原发表于1932年11月《現代》杂志。

《乡里善人》写于1937年，发表于《文学》九卷一期。

《皮包》是1943年的作品，发表于《新中华》复刊一卷五期。

《我們的驕傲》、《邻舍吳老先生》、《春联兒》都是1944年的作品，曾收于1945年出版的《西川集》。

《友誼》是1954年的作品，发表于同年《中国青年》十一期。

《穷愁》是1914年的作品，发表于《礼拜六》第一集。

前十篇系按写作年代編次；最后一篇《穷愁》最屬早期作品，而是文言小說，因此排在后面。

《倪煥之》初版于1930年；1953年修訂后印过单行本。这里編入的不同于1953年的版本，恢复了原来三十章兩目。

前 記

这个第三卷，共收短篇小說十一篇，还有《倪煥之》。

这十一篇短篇小說，大多数曾經印在以前出版的一些选集里。《穷愁》是早期的习作，用文言写的，現在查到了，就收在这里，請讀者們看看。

《倪煥之》原有三十章。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它重印，有几位朋友向我建議，原来的第二十章和第二十四章到末了兒的七章不妨刪去。我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因此，一九五三年的版本只有二十二章。現在編文集，又有好几位朋友向我劝告，說还是保存原来面目的好，人家要看的是你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样兒。我想这也有道理，就把刪去的八章补上了。

象前两卷一样，各篇都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倪煥之》改动最多。虽然如此，自己还覺得很不滿意。

业余得空，就校改一些，这样一卷东西，經過了七八个月才編成，在这里記一笔，备他年查考。

叶圣陶 1958年5月22日

第三卷目录

前記.....	1
---------	---

李太太的头髮.....	1
-------------	---

某鎮紀事.....	12
-----------	----

席間.....	24
---------	----

秋.....	34
--------	----

乡里善人.....	43
-----------	----

皮包.....	56
---------	----

我們的驕傲.....	67
------------	----

邻舍吳老先生.....	73
-------------	----

春联兒.....	77
----------	----

友誼.....	81
---------	----

穷愁.....	110
---------	-----

倪煥之.....	119
----------	-----

李太太的头发

李太太的一头头发是有历史的，当年配着她的丈夫，就因为他作了四首七律，赞美她那又长又软又黑的头发。真的，亲戚友好每谈到她，总是不约而同地说：“她是生着一头美人发的小姐。”她的头发又长又软，梳不论什么样儿的时式髻都合式，又加上黑，黑而有光，人家涂了许多膏油都比不上；这自然引起别人的注意，仿佛觉得美人发就等于她，她就等于美人发了。她因此特别爱重她的头发，决不让她有丝毫缺憾；换一句说，就是对于梳掠的事异常用心，如果有一缕还欠妥贴，有一处尚未停匀，她是不惜花加倍的工夫从新梳过的。这几乎成了她的天性，直到寡居之后担任了女子初中校长的中年，乌黑的头发有一部分转成灰白色了，她还是把梳成个恹心贵当的发髻作为快适的日课。

一天早晨，孩子的笑脸似的阳光泻进她的校长室，嬉春的小鸟在窗外树上百媚千娇地叫，她都毫不关心，只皱着眉头想她的心事。想这心事有两三天了，不仅是白天，夜眠的时候也大半消磨在这上边。内容很简单，国民革命军来到这地方了，女学生固然纷纷剪发，寻常妇女学时髻

剪掉发髻的也不少，而她，担任女子初中校长的她，一向是爱重头发的，到底剪还是不剪？

不知道是怎么的，她的心思忽然开了一条光明的新路，她想：辛亥那年排满革命，结果是男人剪头发，这一回国民革命，当然轮到女人剪头发了。这是非常公平的，而且也十分切要；把丛丛的满头的东西嚙啗一剪刀，至少可以表示这个人有点革命的气息。她又想自己是学校的校长，不比普通人，而且是女子初中的校长，应该给女学生作个榜样。假如舍不得几根头发，说不定人家就会说她反对剪发。反对剪发不就是反革命么？于是校长的位置……于是……

既然这样想，似乎就可以决定下来了。但是她写过一回通告，中间有这样的语句：“女子剪发，成何体统！凡欲在本校求学者，一律不准剪发。”就是附属小学的低年级生，头发披散，只齐到脖子，象和合仙似的，她也要她们把头发留长，编成辮兒，如果能梳通行的S髻尤其好。——不过这是去年的事了。

“我也剪了，要让人家说笑么？”她审慎地问自己。

“不，不碍事。去年不通行，所以不准她们剪；现在通行，所以自己也得剪。‘彼一时，此一时’，书上所说就是这个意思。”她犹如一个机警的律师，立刻给自己辩护。

于是她举起椭圆形的手照镜。薄薄的一头头发，几乎要露出头皮；带点灰白色，象惯睡在灶肚里的懒白猫的毛。用手去摸挂在脑后的发髻，膏膏的，松松的，不成个

东西。她开始嫌厌她的头发了；她觉得三十多年来爱重的是另外一头头发，象现在这样粘着在头上的可厌东西，除了剪掉简直没有办法。

然而还有问题，到什么地方去剪呢？玻璃窗上画着红白斜纹棍子的理发店，这几天多的是女主顾，她当然不妨进去。但是理发店里人多，玻璃窗外又排满了好奇的贪饕的眼睛，万一有个熟人在里头，就将传扬开来：“今天李校长李太太在理发店里剪发。”俏皮点还可以说“落发”，拿人家比作尼姑。俏皮话倒没有什么关系，难堪的是点明白“今天”。今天才剪发，足见是个新家伙。在什么都是新的好惟有革命却竟夸老牌子的这个时代，关于剪发只是个新家伙，那怎么行？

她便想到找个女学生给她剪；那些女学生最会在头发上做工夫，十天的打扮可以有十个花样，手段很不错。但是女学生的嘴大都伶俐，有时伶俐到近乎刻薄，她同她们相处惯了，这一层当然清楚。如果女学生拿剪刀在手，待剪不剪，涎着脸儿开开心玩笑说：“去年我们要剪发，你先生不准，并且说‘成何体统’！此刻现在，你先生也跟我們学坏样失体统来了？”她想，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板起脸来斥骂一顿好呢，还是也涎着脸儿报以一笑好？——同样地不妥当！

她愿意人家向来就不曾留心过她的头发，以前她究竟是留着发还是剪了发的，个个人都模糊得很；她愿意人家当她安安稳稳剪了发之后，丝毫不以为新奇，只是淡淡地

想：“唔，大概她是老早剪了的。”

然而这只是一种願望而已；人家究竟有没有留心过她的头发，她完全沒把握。在她自己方面可以着手的，还是归到本題，先打算安安稳稳剪了发。她终于勉强地决定，命用人把同在学校里担点兒功課的她的女兒請来。

同女兒商量还有什么勉强？因为她猜度女兒会不贊同她剪发。这不是說女兒頑固，把儿根头发看得同名节一样宝贵；女兒自己在前半个月就同一小部分学生把头发剪了（其时当母亲当校长的她虽不曾再写通告，也沒有說贊許的話，仿佛只当沒有这回事）。但是想到女兒最近几天的口調，“张家太太，三十多的年紀，也剪了发，象个什么样兒！”或者說，“王家太太，忘了自己的老少，也跟着媳妇上理发店，出来的时候，笑得我肚子都痛了！”她就覺得能不同女兒商量为妙。女兒的弦外之音，不是說剪发的事該讓十七八、廿二三的女青年們专利，再长大点兒的也来剪，就是恶劣和丑态么？并且，女兒显然把自己的母亲忽略过去，好象母亲是潮流以外的人物了，无須剪发是当然之理。女兒哪里知道母亲正因为潮流冲来的問題，在咀嚼着虽不强烈却也頗有点兒恶賴的苦悶呢。

“我想把头发剪掉。你看怎样？”女兒来了以后，李太太故作无所容心的神态說，但語調实在不很自然。

女兒忍不住笑了；朝阳照在她头上，齐耳根的鬚发反射着晶光，配合着笑意洋溢的眉目和腮帮，恰象一朵刚在春光中开放的驕傲的花。她鄙夷地朝母亲的头頂膘了一眼

說：“媽媽的年紀，也學青年人的樣，恐怕不大好吧。”她用“恐怕”這個字眼，是一種修辭手法，使對手不至於十分難堪；如果直抒胸臆的話，那就連“不大好”也無須。干脆兩個字，“不配！”就完了。

李太太想女兒果然不贊同，自己的猜度总算沒有錯。她不讓勇氣餒下去，便接上說：“年紀沒有關係。現在女人都應該剪髮。你不是已經剪了么？況且，我的地位……”

女兒聽到“地位”兩字，就引起潛藏在心頭的反感。婆婆媽媽的一些辦法，看待學生象看待自己的女兒或媳婦，嘮叨一陣，又溫存一陣，哪里象個象模象樣的校長！象去年寫出“成何體統！”的通告來，她自己不覺得什麼，却使與她有關的人羞愧無地。如果她肯放棄了她的地位，至少與她有關的人可以無所羞愧。女兒這樣想着，有意做得嬌態地說：“我們原常常說，學校的事辛苦，媽媽該休息休息。如果現在有規定，當校長的必須剪髮，媽媽正可以借此下台。”

“什麼？”李太太有點兒發怒，她沒想到自己的女兒會說出這樣的話。“借此下台！好輕易的話！你說我的一頭頭髮無論如何須得保留，甚至用校長的地位來交換么？我的意思正相反，我寧願犧牲一頭頭髮來維持校長的地位！你知道我這樣做為的是誰？誰？小姐，你要明白，都為的你們呀！”末了一句是淒然的聲調；她傷心於自己的愛完全不被了解，倒象自己骨頭賤，喜歡作老牛馬似的。

女兒想自己是什麼都明白：把女兒女婿軟禁在身旁，

不讓出去展一展翅膀，就算是她老人家全部的爱！她硬說女兒女婿禁不起外边的风险；象船兒一样，必須停泊在安全的港湾里，而她自己就是安全的港湾。她不知道女兒女婿正自比于不怕在浪潮里跳来躡去的小划船，就是大风雨的天气，也希望开出去尝尝新鮮的冒险滋味；她不知道他們最不耐的是死一般地停泊久了，結果是烂掉船底，全体沉了下去完事！

靜了一会兒，女兒吞吞吐吐地說：“那末媽媽也剪了吧。”她每听到“都为的你們呀！”那种声口，虽然不滿意心，外面总是順从地对付过去。

“你給我剪，”李太太象攫住一个稍縱即逝的机会，立刻接上說。

“我就給媽媽剪。”女兒看看自己的手，仿佛不相信这双手将要造成一个趋时的落伍者似的。“不过剪了之后，将来或者为了什么要装起假发来，我可不高兴給媽媽梳那可笑的头了。”

“哪有这样的事！”李太太坚决地回复。

噉啞一剪刀，李太太觉得脑袋异常之輕，好象头頂也給削去了一片。突然間，她心里十分悵惘，先前願望人家不以她的剪发为新奇，現在知道完全无望了；她从手照鏡里看，秋草似的一头短发，露出一条条的头皮，比以前挽发髻的时候触目得多，就是近視眼也决不会放过。“看新剪发的李太太！哈哈！看新剪发的李太太！”她仿佛听见这样的笑声了。于是，新家伙是注定的了，而女学生刻薄的

嘲諷又豈能幸免呢？

她這悵惘一時找不到寬慰的辦法，只好無聊地決定，下半天不去听前天剛剛開始的“黨義訓練班”的功課。

但是豈止到外邊去，最好連校長室也不要走出，讓那新奇事情永遠關閉在這間屋子里，除開女兒，再沒第二個人知曉。於是她輕輕把門关上。剛一关上，馬上發見這個辦法並不妥當；人家要看校長在不在，就會推門進來，不是反而招引人家來看么？還是做得泰然點兒，不至于惹人懷疑。她重又輕輕把門開了；臉正對着門坐，讓那不會嘲諷人的牆壁獨自賞鑒她腦後的奇跡。

女學生時時在門外經過，也有停了步向里面望望的；附屬小學的學生在那里拍皮球，有好幾回，皮球跳進了校長室。她想新奇事情一定給她們望見了；一種意欲包圍着她的腦袋，要把它壓迫，壓迫到幾乎看不清那樣地小；她的眼睛再也抬不起來，定定地注視着攤在桌子上的一本新到的《女子雜誌》。後來聽見“嘻！嘻！嘻！”的笑聲了，她的臉不由得漸漸紅起來。這不是笑她新傢伙，跟人家學壞樣，有失體統么？她頗有點憤憤，真想提高嗓門站起來宣告：“‘彼一時，此一時’，我現在也贊成剪發了！是新傢伙，是剛才剪的，我一點兒也不忌諱！你們怎麼樣？你你笑什麼？”但是她終於缺少勇氣，勇氣猶如槍炮的火藥，缺少火藥的槍炮只好不放。經過了最無聊的一瞬間，她勉強抬起頭來說：“我頭痛，你們到別處去玩。”為助成她的謊話，她的右手不自然地按着太陽穴。

“嘻！嘻！嘻！”的声音渐渐摇曳而去，充滿着刻薄的諷刺意味。

她不敢用厭恨的眼光送那声音，她恐怕有刺探的毒笑的眼光存留在門框边，万一彼此相遇，比較被痛打一頓还要难受。既然如此，眼光当然回到杂志上，这才看清楚上面印着些什么字。啊，正是个惊心动魄的题目，“我不贊成女子剪发！”看下边的署名，并无“女士”字样，知道不是女子的手笔，女子作文少有肯牺牲那光荣的尊号的。男子而不贊成女子剪发，新剪发的她不免惶惑了，于是赶紧看下去。

这篇文章果然出于男子之手，开头就說明作者站在男子的地位，根据男性的吟味立論。又說作者发这番小議論，并不敢輕蔑女性，把她們看成瓶里的花，籠中的鳥，来加以品評；但所謂吟味是應該被容許的，女性对男性如果发表类似的議論，男性是欢喜之不暇的，决不会想到輕蔑或者別的不快意字眼上去。以下就是本文，說女性蓄发挽髻，从男性方面而言，视觉嗅觉触觉都有妙美的趣味，尤其是同床共枕的时候。略微蓬松的头发堆在枕上，引起你一种柔軟的感觉，你会想到練熟的絲；顏色是烏黑的，黑里反射青光，加上那种卷舒自然的姿态，又使你联想到天际的云；云繚繞于你的眉尖，云复护着你的心神，你就酣然陶醉在这云里了。头发又有一种特别的香气，甜蜜暢适，勾起你百般的遐想；如果你的嗅觉不算滞鈍，你一定不喜欢巴黎的上等香水，却爱把鼻子埋在你旁边的头发丛中飽嗅一頓；

因为無論如何上等的香水总只是物質的香，而头发从中的一頓飽嗅，却嗅到了人間的女性。至于触觉，那是說在某一时候你的手总爱依貼着女性身上的一部分，而发髻的地方正好栖息你的一只手；这样，便見得两个人更为密接，更可以游泳在极度的放縱里。这种趣味全是詩的，同时又全是人生的。假如世間还需要詩，还不蔑視人生的吟味，那末女子何以要剪发呢？剪了发，云是散了，香是消了！与云散香消的女性睡在一起，你看，你嗅，你把捉，完全象你的同性；如果你还能作爱字方面的文章而不觉得肉麻，作者只有佩服你的好胃口，还有什么別的話呢？

她看罢，把杂志推开，心里有点兒蕩，又觉得羞，象偷看了不應該看的事情。她記起青年时期的經歷来了。甜美的梦，醉心的戏謔，以及骨肉都融的放縱，那些沉埋在記憶的深渊里的，現在历历如在目前，甚至不遺漏一个最細微最不关重要的节目。她又特別想到丈夫对于她的美发，写过不知多少首赞叹的詩篇，做过不知多少回喜爱的撫摩；拿杂志上說的来同丈夫相比，就見得那个作者太空疏太肤浅了。她自己修飾美发的技巧，与对鏡时躊躇滿志的心情，又多么足以驕傲。啊，生命的光荣！然而，現在，亲手把这光荣毁灭了！想到这里，不觉便轉入伤感。

忽然思想又改了向，她代女兒抱着深切的忧虑。女兒似乎承受她的遗传，也有又长又軟又黑的一头头发，現在是先半个月剪掉了；她想，假如那个作者的話的确代表大部分男子的心理，那末女婿对女兒美滿的爱情不将因剪发

而发生变化么？她于是自問，丈夫若在，会不会贊成她剪发？不，决不；她断定丈夫对于締結了兩人的良緣的并且作了好些韵事的题目的美发，一定要用百种好意千种柔情劝她保留。据此类推，女婿对于毫不顧虑、径自剪发的女兒，正在覺得肉麻，将渐渐至于嫌厌吧。她不敢再想下去，当然更不敢問女兒半个字。

不到一点鐘之后，几个女学生最先发見校长剪了发，消息立刻传开来，于是全校师生以至校役无一不晓。在这个时代，女人剪发真是平常不过的事，大家并不以为惊异，不过想到以校长的中年而也剪了发，略微感觉有趣而已。女学生们似乎已經忘了去年那“成何体統！”的通告。

当李太太上完了課退出时，几个学生围住她說：“先生，你……”

“我觉得剪了便当得多，所以……”她連忙搶着回答，匆促之間，居然沒想到“坏样”、“体統”、“新家伙”等等。但一轉念間便省悟身临危地，嘲諷的毒箭也許馬上会从四处射来，她踉蹌地逃回校长室。

一天，忽传孙传芳的兵渡了江，江南人心便震蕩起来。李太太怀着悔恨，皺起眉头，又似乎不好意思地向女兒說：“真的，倒給你說中了！快把我剪下的头发送到店家去編个发网来。”在她脑子里风車般旋轉着的是剪发的校长……女革命……地位……性命……一团烏黑……

“我原劝你不要剪，”女兒偏有閑工夫討口头的便宜。“媽媽的头发少，生在头上虽然够梳，要編个发网就怕不